

VIRTUOSOS

大

INTERVIEWS WITH MASTERS OF
ARTS & CULTURE

40 位文化名人采访记

家

闵捷◎著

吴冠中 ... 冰心 ...

朱德群 ... 文坛三老 ...

赵无极 ... 杨绛、钱钟书 ...

靳尚谊 ... 老舍 ...

陈逸飞 ... 夏衍 ...

刘国松 ... 曹禺 ...

吴天明 ... 季羡林 ...

张艺谋 ... 林徽因 ...

钟敬文 ... 端木蕻良 ...

金庸 ... 杨沫 ...



亲历四代文化大家

传承百年人生智慧

名家推荐：为时代立传！

新华出版社

大

VIRTUOSOS

INTERVIEWS WITH MASTERS OF

ARTS / CULTURE

40

位文化名人采访记

家

闵捷◎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 / 闵捷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66-2029-8

I. ①大… II. ①闵… III. ①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现代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865号

大家——40位文化名人采访记

作 者：闵 捷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张 程 王晓娜

封面设计：李梓萱

封面题字：闵凡路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北京松竹梅图文设计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7.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2029-8

定 价：39.80元

图书如有印刷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序

宝贵的财富

韩 松

同事闵捷的这部书，非常宝贵，均是她的一手采访，几乎涉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文化、科技、社会名人，看一看目录所列，便很吃惊。闵捷从业二十年来，采访的这些人物，将近百位，包括冰心、杨绛、端木蕻良、季羨林、林毅夫、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陈逸飞、靳尚谊、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吴文俊等等，均享誉海内外。像这样的一本厚重而周全的集子，是我近年的仅见。

当然，以前，我就见她写人物，也爱读她的新闻作品，每次有如沐春风之感。我觉得，她的写作，有几个特点：一是采访皆有备而来，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一篇文章仅几千字，却能字句直达要害，抓住精髓；二是抓住了人物特点，轻重分明，详略得当，她笔下的，既是名人，也是普通人，事业所成，心智行径，七情六欲，感性理性，均跃然纸上，读来像观赏画作或电影一般；三是她的文风，性格鲜明，不落俗套，多用白描手法，又善抓细节，声彩俱备，文笔传神，朴素中有惊心动魄，细微处见大气磅礴。

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篇目，又贯穿一个主线，或一种精神，一股浩然之气。所以真的集纳起来，较之单篇成文，又不一样了，成为一笔财富，不仅是作者给自己写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或者是给这些人物的一个人生的大总结，更是给这个时代立传，成为我们巨大变迁的社会的镜子。所以，绝不是简单的几十篇特写通讯。闵捷访问的这一个个的人，实在是撑起了中国当代文明的脊梁。读罢这部文集，我是深感自卑的。这些人物，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冲突、战乱、外忧、内患、血腥、饥谨、崩溃、革命、动荡和灾变，坎坷不尽，九死一生，而在闵捷的描写中，他们的生命之花竟如此繁茂地盛开。这是什么原因呢？而我和其他一些人活在这个富裕安康的时代，却常常无聊或抑郁得要死。因此这部文集，可以回答很多久萦于心的问题。与闵捷书写的人物对照，我们更应该反省自悟，更应该振奋精神，更应该勇往直前。

因此，闵捷记录的，便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她达到了一个很宏大的目标。每一篇，可见她心存高远。每一篇，写不同人，却都在写同一个主题，家国情怀，人性自然，

宇宙生存，生命之义。这也是她的作品，被中学教科书收入，沿用十年至今的原因吧。

闵捷出身于新闻世家，大学学习中文，研究生研习新闻，也到美国纽约大学留学过，中英文的修养都很深厚，还做过主流期刊杂志，做过传统报道，也做过新媒体。这样的经历和功力，是让很多年轻记者羡慕的。她是极有才思的，也是特别勤奋的。二十多年，我从未见她有一刻曾停下脚步、笔头、思考和追问。在我们这个部门，她其实并不是一线跑口的那种记者，因此并无很频繁地与采访单位和对象接触的机会，但她一靠真诚和热爱，二靠敬业与执着，三靠专业主义的精神，最终为我们奉献了这样的精神大餐。而她至今仍在笔耕不辍。这尤其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是很了不起的，十分难得的。

2014年底的上海踩踏事故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在新媒体上传播得最好的报道，恰恰是记者用最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深入一线、精致采访、认真提问、不懈挖掘而获得的东西，往往是长篇的深度报道而不是碎片化的花边噱头，是有角度和立场的文章，而某些天天高喊媒体融合的主流媒体，这次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糟糕。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让人深思的。我们常常以应付考核的态度来做事，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只能是毁了人。

我觉得，在新闻这个“古老”的领域，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会“往后退”，把一些旧物，重新捡起。因此，这本跨度二十多年的书，来得实在是太及时了。感谢闵捷。

宁静与喧嚣

真的好像只是一转眼，当记者已经 23 年了。像很多职业一样，记者也是一份苦乐参半的工作。每当完成一次人物专访，都会有很多感触，仿佛间接地体验了一遍被访者的人生。这瞬间的浓缩，不仅丰富了自己的阅历和人生体验，而且也希望尽快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读者。当我把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作为记者的幸福感也随之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介于不吐不快与如释重负之间的复杂感觉，是十分投入地工作之后的惬意与放松。正是这份写作与传播的快感，使我觉得一辈子做记者很值，因为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是一种丰富而独特的人生。

我的记者生涯两次都是以文学为入口的：第一次是从大学中文系到研究生阶段转到新闻系，第二次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做人物报道从采访作家开始，从当初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到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作品之外的人生经历，这是记者得天独厚的视角，也是读者感兴趣的话题。

早期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听说夏衍去世，编辑部派我去位于北京六部口的夏府采访。闹中取静的老北京四合院，灵堂布置在西侧的一间客厅里，菊花挽联，人来人往。望着他曾经坐过的藤椅，我忽然感到自己来晚了一步：为什么没有在他健在的时候采访他呢？尤其是在看了他晚年写的《懒寻旧梦录》之后，更想听听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可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抢救式采访”——寻访那些依然健在的现当代文化艺术大家。于是，冰心、杨绛、季羡林、端木蕻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很快采访的领域就从文学拓展到艺术、科学和人文。多年后，一个时代的群像，忽然渐渐地清晰起来。

书中的很多人物，我都采访了不止一次。比如著名画家吴冠中，从 1994 年第一次采访他写了《吴冠中三度巴黎行》，到 2010 年他去世，16 年间有过多次交往，他亦将好友、法籍华裔画家朱德群、赵无极陆续介绍予我，在他们回国办展时进行采访。2013 年我还写了纪实文学《留法三剑客演绎画坛传奇——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的艺术人生》，刊载在《钟山》杂志 2013 年第 2 期上，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一路走来，积攒了很多文墨结晶也夹杂着一路风尘，正当觉得背负日渐沉重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将之前采写的40位文化名人专访结集出版，让对文化艺术乃至科学人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睹为快，也是一件乐事。

这本书里能感受到的时代，有百年的量级。我采访的最年长的文化人是冰心，她出生于1900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如果20年算一代人的话，这本书里记录了四代文化人的人生故事，有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个人命运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起伏伏，经历风风雨雨而始终初心不改，终于得偿所愿。这些文化人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见证者和代表人物，有所担当并有所贡献，令人钦佩。

如果说读一本书是跟随作者一起旅行，那么，在此我诚邀每一位阅读本书的读者，和我一起开始一次愉快的文化之旅，透过那些人生里的别样风景，望见久违的诗意天空——如此遥远，却又似曾相识。

目 录

序：宝贵的财富·····	(i)
--------------	-----

自序：宁静与喧嚣·····	(i)
---------------	-----

一 文学：感性的天空

冰心：“繁星”消逝 真爱长留·····	(2)
---------------------	-----

文坛三老：世纪友情感动人心·····	(11)
--------------------	------

杨绛、钱钟书：情牵携手到白头·····	(19)
---------------------	------

老舍：丹柿小院的回忆·····	(25)
-----------------	------

夏衍：一位世纪老人的人生蒙太奇·····	(32)
----------------------	------

曹禺：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	(38)
--------------------	------

季羨林：东西方文化之比较观·····	(43)
--------------------	------

林徽因：音容宛在 魅力绵延百年·····	(48)
----------------------	------

端木蕻良：默默走完人生·····	(55)
------------------	------

杨沫：最后的烛光·····	(61)
---------------	------

钟敬文：中国“民俗学之父”的淡泊人生·····	(66)
-------------------------	------

金庸：侠肝义胆一书生·····	(70)
-----------------	------

二 艺术：想象的旷野

吴冠中：“艺术混血儿”的辉煌人生·····	(76)
-----------------------	------

朱德群：第九十四个春天·····	(88)
------------------	------

赵无极：抽象画境里的“中国情怀” ·····	(96)
------------------------	------

靳尚谊：《晚年黄宾虹》创作始末·····	(105)
----------------------	-------

陈逸飞：“大美术观”成就传奇人生·····	(110)
-----------------------	-------

刘国松：“新水墨”的革命性变革·····	(120)
----------------------	-------

吴天明：一个时代的背影和省思·····	(124)
张艺谋：璀璨的“八十年代”铭记吴天明·····	(131)
贾樟柯：用镜头还原生活的本质·····	(137)
叶小钢：音乐家心中的“大格局”·····	(143)
戴爱莲：“中国邓肯”的传奇人生·····	(149)
赖声川：“如梦之梦”的人生·····	(154)
冯远：浓墨重彩绘就百态人生·····	(158)
魏小明：一位雕塑家的生活美学·····	(162)
许江：一花万果 “葵”如人生·····	(170)
徐健国：从城市山水到世界“大同图”·····	(179)
师恩钊：作雄奇山水 为时代立传·····	(185)

三 科学：遥望星河

李政道：我给毛主席演示对称·····	(194)
杨振宁：诺贝尔奖——谛听科学的足音·····	(202)
丁肇中：寻找反物质的科学家·····	(211)
吴文俊：从“零”开始 蹉跎到辉煌·····	(215)
路甬祥：算算我们的家底有多厚？·····	(221)
袁隆平：这个名字值千亿·····	(230)

四 人文：智慧之海

厉以宁：回头看十年 已海阔天空·····	(236)
林毅夫：在世界讲坛剖析“中国奇迹”·····	(244)
余立：世纪坛——解开中国人的千年情结·····	(254)
李强：你属于社会中的哪个阶层？·····	(260)
关幼波：悬壶济世 一代名医·····	(267)



林徽因作品

一文学：感性的天空

冰心：“繁星”消逝 真爱长留



没有肃穆的黑色，没有低回的哀乐，文坛世纪老人冰心以她独特的方式与世人告别。

精心设计的灵堂，以大海的蓝色和玫瑰的红色为主色调，空中回荡着在海边实地录制的海涛海浪的声音，间或还可以听到海鸥的鸣叫……

冰心——这位“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最初以她的新诗打开文坛的一片晴空，在走过了一百年的人生旅程之后，又以如此诗意的结局落幕，堪称文坛佳话。

“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

1999年3月19日虽是北京入春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清晨一大早，八宝山第一告别室门外已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告别仪式开始前，很多人特意提前赶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李岚清等也前来为冰心送行。

8点45分，灵车停在了告别室的门前。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手捧母亲遗照，含泪和姐姐吴冰、哥哥吴平走下灵车，每人的手上都捧着红玫瑰和满天星。冰心的灵柩被缓缓抬进了告别室。8点48分，冰心柔弱的身躯被轻轻安放在灵床上。吴青将母亲生前喜爱的蓝底白碎花头巾搭在了母亲头上。

9点整，在轻柔的钢琴声中，冰心的孩子们将无数红玫瑰花瓣撒在老人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身躯上。“妈妈”和“姥姥”不再用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们，孩子们流着泪轻轻地吻着冰心老人的额头。

“请再给我一枝玫瑰！”无数双手伸向前来。10点整，等候在大厅门外的千余名读者拾级而上，人们彼此分发着一枝枝红玫瑰。如怨如诉的箫声响起，伴着



1956年，女作家冰心（左三）在福州市“少年之家”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新华社稿 相知 摄）

海潮声声和海鸥低鸣，这位海边长大的女作家和她的读者们将见最后一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来自各民主党派，其中有些人已行动不便，但依然在亲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前来送别。

冰心老人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身穿一件青灰色的中式上衣，稀疏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身上撒满了玫瑰花瓣。照片中的冰心老人凝神远眺，双唇微启。正厅上方的横匾上，是冰心的亲笔手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巴金从上海送来的玫瑰花篮和冰心的子女们特意制作的“心”型花篮摆放在灵堂的显著位置。

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女，胸前捧着一束玫瑰花，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她叫彭轩，是北京第一百六十六中学（原贝满女中）的学生。她说，冰心少年时代就在她们学校读书，她生前还担任她们学校的名誉校长。这位12岁的女孩称，她最喜欢冰心的散文《笑》，因为文中透露出一种淡淡的爱意，恬静而安详。

89岁的林耀华是冰心丈夫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的学生，面对师母，林耀华在两位老同学的搀扶下缓缓鞠躬，愿师母走得平安从容。

将一生献给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伊莎贝拉·柯鲁克夫人说：“我和我的丈夫大卫·柯鲁克是冰心两个女儿在北外的同事。她们既有学问，又相当有社会责任感。从这两个女儿身上，我看到了她们的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柯鲁克夫人的儿子迈克·柯鲁克曾在冰心的母校美国威尔士利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他曾在学院图书馆里找到了冰心当年翻译李清照的英文手稿。“冰心的翻译精妙无比。她是李清照诗词最理想的译者。因为作为女诗人，她们既有温柔的才思，又有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

冰心一直看淡生死。她写道：“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她晚年曾为一位友人题词：“人间的追悼会，是天上的婚宴”，表达了她对死亡

的达观心态。

值此“百年喜丧”之际，深知母亲心意的儿女们，决定一改普通葬礼凝重、沉闷的气氛，别具匠心地为母亲设计了没有哀乐，只有涛声相伴、玫瑰满堂的温馨的葬礼。

院子里、大厅内挂满了中外人士的诗词悼文和白色挽联。“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这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挽联。

曾经将冰心的《关于女人》翻译成日文的日本作家竹内实写道：“听到冰心老师逝世，深感悲痛。老师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时，我是学生。老师以言教、身教影响了当时的日本学生。”

他说：“中国文坛中，冰心老师是一颗明星，放出永远不灭的光芒。”

告别历史的悲欢离合 “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1999年春节前就传来冰心病重的消息，心衰肾衰，发烧不退，神志不清，脉搏一度低至每分钟20次。那时，她刚刚为萧乾祝贺过九十岁诞辰，并与巴金一起，三位文坛老人相约携手进入新世纪。不想，2月11日萧乾先行一步，最年长的冰心能挺过这一关吗？大家暗暗为老人捏了一把汗。

正月初一，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去看望母亲，带了老人家最喜爱的红玫瑰。冰心那天很清醒，吴平对她说：“母亲，恭喜您100岁了。”冰心笑了笑说：“还不到。”吴平说：“过了今天就算到了。”活到一百岁，这是她和家人、朋友的一个约定，虽然曾经有好几次她已然危在旦夕，但是最后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一系列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都早已排进了今年的日程，准备在她百岁生日之际举行。这位与世纪同龄的文坛祖母，实在是盛情难却了。

2月26日，我与吴平通过电话，他说，母亲目前已处于昏迷状态，血压低至60到70，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但是人活百岁，已是世间稀有，百年之后，应是“喜丧”。所以大家现在心情也很复杂。

2月28日，冰心驾鹤西归，“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带着她一个世纪积攒下来的亲情、友情和无限的眷恋，离开了她挚爱的人间。她生前曾经说过：生命的终结，就是“将历史的悲欢离合，交还了世界，自己微笑着享受最后的安息”。



1981年11月，冰心和小读者在一起。（新华社稿 赵建民摄）

冰心的大儿子吴平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吴文藻1985年去世时，告别会就没有用哀乐，而是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因为父亲一生坎坷，用这首乐曲很贴切。母亲自幼生长在海边，对大海有很深的感情，自认是“海的女儿”，一生热爱大海，且一度还说百年后要将骨灰撒入大海，所以家人拟用大自然的海涛之声为老人家送行。

曾经有人问过冰心，为什么最喜爱玫瑰？她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花如其人，这正是老人的个性写照。

冰心曾在1990年10月14日立下遗嘱：“我如果已经昏迷，千万不要抢救，请医生打一针安定针，让我安静地死去；遗体交北京医院解剖；骨灰放在文藻的骨灰盒内，一并撒在通海的河内；墙上的字和书柜上的书，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如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工具书可以捐给民进图书馆。”她后来又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在一处。她还特别嘱咐家人在碑文上用“谢婉莹”这个原名，而不用笔名“冰心”。

“文坛祖母” 盛名高寿

那是1998年10月，冰心适逢99岁大寿，我与吴平约好，去探望老人家。走进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的三楼，远远地，就看见护工推着冰心老人走了过来，一路跟医务人员打着招呼。吴平介绍说，母亲目前是这座楼里年龄最大的人，而且无论年轻的、年长的医生、护士，都读过她的作品，所以她在这里受到格外的尊重。

吴平把我介绍给母亲：“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两年前来采访过您，今天特来给您祝寿。”老人点点头说：“谢谢，谢谢。”我拿出一本很厚的杂志，上面刊登着我那次采访之后写的文章，并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照片上，冰心穿了一件

淡紫色的碎花衬衫，铁灰色的马甲，微笑中透着神采，背景是一篮鲜艳的红玫瑰。看到这张照片，冰心笑了，笑得很天真，连说：“这是我，这是我。”

与两年前相比，冰心更瘦了，愈见苍老。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她的体重是 42 公斤，这时只有 38.4 公斤了。99 岁，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誓言里的数字。而她，正一如既往地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着生命的奇迹。

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文坛祖母”的著名作家冰心，平静地度过了她的 99 岁华诞。这年她的生日适逢农历八月十五，在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安享 99 岁寿辰和来自各界的问候，这大概是世间稀有的美妙时刻。

病房里陈设相当简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随处放着的一篮一篮红玫瑰。靠窗的写字台上唯一的陈设是一台旧式的收录机。护工小王说：“老人家爱听音乐，有时给她放点轻音乐。”我将送给老人家的一束红玫瑰交给守候在侧的大儿子吴平，听他介绍冰心近况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两年前在这间病房里采访的情景。

那是 1996 年 10 月，冰心老人正值 97 岁生日。当时这间病房刚刚装修过，空气里还弥漫着油漆的味道。老人躺在床上，用温和的目光望着我。她的手暖暖的，但是柔中有刚。当时正面临香港九七回归，当我问及届时是否愿意到香港看看时，她笑着说：“我愿意去，就怕去不了，那里还有我的朋友。”言谈间，老人眼中那份对友情的眷恋着实令人感动。

冰心自 1994 年开始一直住在北京医院，身体状况比较平稳，虽然不时有点儿肠胃感染之类的小毛病，据说也曾几次发烧至 40 度，令家人、朋友虚惊一场。但靠着医务人员和家人的精心护理，心衰和糖尿病得到有效控制。以她如此的高龄，自然有时显得精神不济，但思维清楚的时候，还常念及往事。

窗台上放着几枝黄玫瑰，护工小王问她：“黄玫瑰代表什么？”冰心说：“代表友情。”“那么红玫瑰呢？”“代表爱情。”小王问：“那为什么大家都送您红玫瑰？”老人幽默地说：“大家都爱我吧。”

我问她：“您还记得在美国的事吗？”她说：“记得。”吴平问她在那里待了几年，她表示记不清了。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6 年，在美国 6 年。”她记得很准确。小王问：“英语‘我爱你’怎么说？”“I LOVE YOU。”周围的人都笑了。吴平说，这是母亲近来最爱听的一句话。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

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后一位元老，也是中国当代最年长、创作活动期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坛泰斗。1995年7月，《冰心全集》出版，分8册近400万字，收集了冰心自1919年秋至1994年底75年间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通讯、特写、序跋、杂感等各种体裁的作品1000多篇。冰心说：“临老有点东西献给广大的读者，让他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2岁随父母到北京。冰心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1923年，23岁的冰心只身赴美国留学，3年后获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三四十年代，她曾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冰心随丈夫吴文藻一起东渡日本，吴文藻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冰心则任教于东京大学。

1952年，冰心与吴文藻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据吴平介绍，当时夫妇二人手上都有美国大学的聘书，原打算只是回国看看，后来经周总理的挽留就留了下来。冰心进了作家协会，吴文藻则执教于北京民族学院。

冰心从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代表作是散文集《寄小读者》和诗集《繁星》《春水》等。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诗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0岁起就读冰心作品的著名作家王蒙曾说：“本世纪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都真实地反映在冰心的作品中。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之中又富有原则、高尚和尊严。她是坚持原则而有所不为的人，幽默之中含锋芒。她总是以光明、乐观的态度看生活，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智慧、达观、使命感，在冰心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她是中国文化中的高尚因素。”

晚年的冰心常梦回年轻时光，梦见故乡福建、重庆、武汉、烟台，还有遥远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她常常念及儿时喜爱的一则民谣《小白菜》中的诗句：“亲娘想我一阵风，我想亲娘在梦中。”



1962年3月，冰心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言。（新华社稿 陈娟美 摄）

“爱在左，同情在右” 母性关怀温暖人间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这不仅是冰心对爱的诠释，也是她对人生的理解。

冰心的很多作品都是写给孩子们，她的《寄小读者》、《小橘灯》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几代人耳熟能详的作品。多年来，她就这样提着那盏爱心制成的“小橘灯”，风里雨里，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

冰心对孩子的爱，不光写在她的作品里，而且真正身体力行地融入到生活之中。她与五位小孤儿 30 多年来的亲情、友情绵延至今，传为佳话。

1964 年 1 月 8 日，《北京晚报》报道了五位小孤儿失去父母的生活情况，轰动京城。冰心闻讯赶到五位小孤儿的家中采访、探望，并写作了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冰心由此与这个特殊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下不解之缘。

30 多年过去了，五个孩子先后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老大还当上了北京市供电局的副局长，其他几位兄弟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1987 年春节，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儿，全家共 16 口人到冰心家拜年，那时冰心已是八十六七岁的老人了，可依然能记得当年最小的一个孩子长有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大家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

1995 年冰心住院后，五个孩子和他们的孩子还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并总是不忘记带上她最喜爱的玫瑰花。在翻阅冰心老人最近的来客留言簿时，我又发现了他们的名字，吴平说，他们又带了鲜花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在冰心早年的一篇题为《往事》的散文中，她曾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那时冰心还只是年方二十的年轻女子，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几经沧桑，对人生自然又多了许多透彻的感悟。

1995 年，年逾九旬的冰心常谈及自己身后之事，除了表示要与丈夫吴文藻合葬外。她还特别叮嘱家人，百年之后她愿意和教师、文人们葬在一起，周围种满鲜花。